

卷三十四

廂黃旗軍名臣傳

卷三十四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七十四
名臣列傳三十四

鑲黃旗漢軍世職大臣三

施琅

施世驃



施琅字尊侯。號琢公。漢軍鑲黃旗人。父達一世。居福建晉江。生子三。琅其仲也。少倜儻。有膂力。明末。泉郡山寇四起。當事矜其能。命領兵勦捕。廓清山寨三百餘所。以功授遊擊將軍。復追賊潮陽。招降傑魁數十輩。屢著戰功。

國朝定鼎後。偽唐王朱聿劍據福建。僭號隆武。琅以功多為同輩所忌。乃從海道出粵東。集勁卒八百人。憇黃岡鎮。鄭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托故明藩封。棲海上。數為邊患。素知琅名。欲倚以

為重。遮入海。禮遇甚渥。會以糧匱。議剽掠廣東。琅正言阻之。拂其意。有標弁得罪。恃鄭親暱。逃於鄭所。琅申軍法擒斬之。鄭怒。遂執琅。而分禁其家屬。琅以計得脫。其父與弟俱遇害。琅既北渡。時武毅伯施福。係琅族父。以明將歸。

本朝。駐安平。琅從之。順治四年。同總兵官梁立。隨廣東提督李成棟。監軍戚元弼等。勦順德縣海寇。多所斬獲。十二年。海氛洊熾。命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征之。濟度以琅素習海上情形。命為

前部。揚旗出烏龍江口。賊屯盡解。福建總督李率泰。上其功。授副總兵。遂領前鋒。薄閩安鎮。羅星塢諸城。所向皆克。旋移同安。與廈門賊壘相對。前後擒獲。招降無算。瀕海少安。兵部侍郎蘇納海。至福建。清海疆界。奇琅薦之。

朝。加都督僉事。補同安總兵官。十六年。鄭成功據臺灣地為寇。臺灣故紅毛番耕種之所。至是鄭逐去紅毛。設偽東都。恃其巢穴益肆。為患康熙元年。擢琅福建水師提督。琅乃密陳金門廈門

諸島可取。狀奉。水師討。昔。泉。八。嘉。刺。金門。廈門。
俞旨。遂刻期進兵。陸師出金沙。遇賊。少失利。督臣欲止。
琅鼓。厲將士。乘風波。直薄金門。廈門。銅山。連戰。
克之。賊帥遁歸臺灣。其文武諸偽職。領樓船。接。
踵歸城者。萬八千餘衆。鄭氏積年所據。東南諸。
島悉平。冊功授右都督。明年。掛靖海將軍印。統。
諸鎮。征勦臺灣。為颶風阻。未克。濟師。六年。密陳。
邊患。宜靖。疏言。鄭賊負嵎海上。遁竄臺灣。雖戢。
翼歛跡。未敢突犯。而蜂蠆有毒。沿海將為不寧。

今萬國賓服。豈容此餘灰。以滋蔓患。日者。
朝廷廣開洪仁。遣官招撫。兩次到彼。並無的當偽員。
同來輸誠。倘頑梗如故事。難中止。臣荷。

恩深重。與賊仇不共戴。雖身犯波濤。必期滅此朝食。伏

思賊黨盤踞臺灣。沃野千里。糧食匪缺。上通日。
本。下達廣南等處。火藥軍器之需。布帛服用之。
物貿易備具。魚之林木叢深。採造舟楫為易。若。
恣其生聚教訓。是養癰為患也。臣愚以為不如。
乘便進取。以杜後患。夫興師所難在於招兵措。

餉製器造船。今閩省水師官兵一萬有奇。就中
選撥精銳者。可得六七千。海澄公黃梧標下。可
選擇二千。投誠兵內。可選擇數千。再有未敷。就
陸師中酌選。共得二萬餘。便可合為勁旅。兵在
精不在多也。閩省全轄大小戈船。共二百隻。選
撥一百七十隻。小快哨一百隻。選撥七十隻。再
造大水船。船十餘隻。渡馬船二十餘隻。此所造
船隻。為費不多。將豫備之兵糧船器。克東征之
用。無煩徵召。不事蕩費。戮力討平。永清海甸。誠

長便之策也。復思澎湖為臺灣四達之咽喉。先
取澎湖。勢已居其半。大兵壓近。賊胆必寒。勢必
草心歸命。然後善為過渡安插。可不勞而定。倘
執迷不悔。甘自殄滅。乃提師進發。可一鼓全收
矣。賊一日未滅。臣一日未安。籌度時勢。定當掃
清餘孽。且數年來江浙閩粵。多設水陸官兵。動
費倍增。皆為殘孽未靖之故。如臺灣一平。防費
可裁。地方益廣。歲賦可增。邊疆永奠。誠一時之
勞萬世之逸也。

聖祖仁皇帝覽疏召詣

闕面陳所見。七年四月至京師。

朝議循於招撫。不事輕勦。乃撤水師提督。授內太

臣。晉爵伯。從容。

丹禁者十餘載。後閩省以逆藩作亂。海氛乘之。復

熾。東南億萬戶。漁鹽耕織失業。

聖祖惻然念之。二十年。進諸廷臣。

詔詢勦取臺灣方略。咸循前議。琅獨毅然身任。具陳海

上情形。度已度彼。條奏甚悉。

聖祖大悅。加太子少保。復昇節鉞。提督全閩水師。十月

至任。練兵整船。調興化江東等處。陸路官兵。協

同進勦。議乘南風。直搗澎湖。而同事者多枘鑿。

總督姚啟聖疏言。海賊劉國軒。遣官黃學齋書

至。請照琉球高麗等外國之例。稱臣進貢。但不

薙髮登岸。應否如其所請。請

旨定奪。

聖祖謂臺灣賊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比。如果悔罪

薙髮歸城。該督撫并遴選賢能官。前往招撫。或賊聞

知大兵進勦。計圖緩兵，亦未可料。其審察確實，倘機
有可乘，可令提督即遵前旨進兵。二十二年五月，姚
啟聖奏稱已遣福州副將黃朝用往諭劉國軒
等，仍如前言。

聖祖乃趣琅進兵。琅既奉專征，
俞旨遂尅期進勦。先聚米作地勢，示諸將曰：如此入港，
如此泊船，如此進擊，不用命者必按軍法。因大
書諸將姓名於各船風篷之上，以便進退。六月
十四日乙酉，由銅山進發。丙戌，奪貓嶼、花嶼。晚

泊八罩，逆賊偽侯劉國軒偵知我兵將乘南風
進勦，傾巢而來，堅守澎湖。凡沿海之處，小船可
以登岸者，盡築短牆，安置腰銃，漆築礮城十餘
座。蜂集大小戰船於天妃宮上下。丁亥，琅率舟
師進發。先鋒署右營遊擊藍理等以烏船首先
攻敵。時值南潮正發，舳艫乘疾流，逼壓賊壘，被
賊圍困。琅親駕樓船衝殺入圍，賊望見旌麾，皆
環迫鉤舟接戰。琅傷目，以帕漬血，示無恙。諸將
校皆奮勇擊殺，賊艘敗退。興化鎮臣吳英繼後

夾攻。焚殺偽將軍沈誠等大小賊目七十餘員。賊兵三千餘名。戊子。全艚復收八罩。己丑。取虎井桶盤嶼。癸巳。遣總兵官陳蟒、魏明等領船五十隻為奇兵。直入鷄籠嶼四角山夾攻。又遣隨征總兵官董義、康玉等駕船五十隻為疑兵。直入牛心灣牽制。又將大鳥船五十六隻居中。分為八隊。每隊駕船七隻。各作三疊。留船八十隻為後勁。琅居中指揮。督率直進。撲勦賊舟四路。齊出迎戰。礮矢雨集。烟焰蔽天。我師奮勇呼聲。

震撼波濤。總兵官林賢、朱天貴等繼進夾擊。自辰至申。鏖戰。賊被焚殺。浮屍蔽海。擊沉大小賊船一百九十四隻。焚殺偽官三百餘員。賊兵一萬二千有奇。獲樓櫓甲仗不計。劉國軒力不能支。乘快船從吼門潛遁。偽將軍楊德等一百六十五員。率賊兵四千八百餘名。倒戈投降。報捷疏至。言是役以七晝夜破數十年盤踞之賊。抵澎之後。海不揚波。進師之時。潮漲四尺。以佐成功。此皆

天威所致云。琅不念舊仇。盡釋所俘。放歸臺灣。逆渠鄭克塽。勢已窮蹙。又覘無屠戮意。七月丙申。遣偽官鄭平英等。齎降表至琅軍前。總督姚啟聖奏請招撫。

聖祖命撰勅發姚啟聖同琅酌行。八月甲寅。琅奏言。七月十五日。鄭克塽遣偽官馮錫珪等。偽侯劉國軒。偽伯馮錫范。遣其弟偽副使劉國昌。馮錫韓等。齎降表文稿詣臣軍前。請繳偽冊印。率眾登岸。以求安插。臣隨遣侍衛吳啟爵。筆帖式常在。

同馮錫珪等持榜示往臺灣。曉諭偽官兵民。驗視雜髮。即令鄭克塽等繕寫降表。并偽冊印一併齎送。以便代奏。至臺灣。雖在海外。地方千餘里。戶口數十萬。或棄或守。仰候

聖裁得

旨。海洋遠徼。盡入版圖。積年逋寇。悉皆向化。具見卿籌畫周詳。勦撫並用。克奏膚功。朕心深為嘉悅。在事有功人員。該部從優一併議叙。令議政王大臣會議。以聞。尋議政王大臣等議。臺灣應棄應守。俟鄭克塽率

衆登岸。令侍郎蘇拜與該督撫提督會同酌議具奏。已已琅疏言。臣於八月十一日率領官兵自澎湖進發。十三日入鹿耳門。至臺灣。十八日鄭克塽及偽文武官俱已薙髮。宣讀赦詔。鄭克塽等歡呼踴躍。望

闕叩頭謝

恩。所有鄭成功之子偽輔政公鄭總等六人。鄭錦之子鄭克塽及其弟偽恭謹侯鄭克舉九人。偽武平侯劉國軒偽忠誠伯馮錫范等子弟及明裔朱

桓等十七人。并續順公下官兵家口。海澄公家口。俱撥船配載。官兵陸續護送。移入內地。并移咨侍郎蘇拜及督撫。聽其安插。其餘偽文武官員家口。現在趣令起行。兵丁有願入伍及歸農者。聽其自便。至於江浙閩粵各省被獲男婦。仰

聖主仁恩。悉令回籍。其偽冊印劄付。已次第追繳。倉庫

人民戶口冊籍。船艘軍器。俱令巡海道線一信

等察收。疏至適值中秋令節。言

聖祖大悅。即解賜所御袍。併御製五言詩。親灑宸翰賜

之。九月戊寅。

聖祖特諭吏兵二部。向來海寇竄踞臺灣。出沒島嶼。窺伺內地。擾害生民。雖屢經勦撫。餘孽猶存。沿海地方。烽煙時警。邇者滇黔底定。逆賊削平。惟海外一隅。尚梗王化。爰以進勦方畧。咨詢廷議。咸謂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長驅制勝。難計萬全。朕念海氛不靖。則沿海兵民未獲休息。特簡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前往相度機宜。整兵進征。該提督忠勇性成。韜鈴素裕。兼能

洞悉海外形勢。力任剋期。可奏蕩平。遂訓練水師。整頓戰艦。揚帆冒險。直抵澎湖。鏖戰力攻。大敗賊衆。克取要地。立奏虜功。餘衆潰遁。臺灣懾服。兵威乞降。請命。已經納土登岸。聽候安插。自明朝以來。逋誅寇賊。始克殄滅。瀕海遠疆。自茲寧謐。此皆該提督矢心報國。大展壯猷。籌畫周詳。布置允當。建茲偉伐。宜沛殊恩。施琅可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以示酬庸。前進勦雲南官員。曾各加一級。兵丁賞賚一次。頃因該提督所統官兵。出海進勦。勤勞堪念。已經照雲

南例加級賞賚復思官兵遠抵海疆冒險勦寇非滇黔陸地可比在事官員可再加一級兵丁再賞一次以示特加優渥至意臺灣既定因與部臣撫臣會議圖人棄留利害不決特疏奏陳言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離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餘遙查明李設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餘遙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然其時中國之民

潛至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為海寇時以為巢穴及崇正元年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為海逆鄭成功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命挾誘土番荼毒海疆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六十餘年無時不仰屋

宸衷昨奉
旨征討親至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竝耦

昔時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
水簾。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
向之所少者。布帛耳。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
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
肥饒之區。險阻之域。逆孽乃一旦凜。

天威懷

聖德納土歸

命。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

禍患。豈人力所能致。夫地方既入版圖。土番人

民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若棄為
荒陬。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
農工商賈各遂其生。一行徙棄。安土重遷。失業
流離。殊費經營。實非長策。况以有限之船渡。無
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使渡載不盡。苟且
塞責。則該地之深山窮谷。竄伏潛匿者。實繁有
徒。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之逃軍。閃民
急。則走險糾黨。為崇造舟。製器剽掠。濱海此所
謂藉寇兵而齎盜糧。固昭然較著者。甚至此地

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
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能鼓
惑人心重以夾板船隻精壯堅大從來乃海外
所不敵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若以此
數千里之膏腴復付依泊必合黨夥竊窺邊場
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
無虞異時復勤師遠征而涉大洋波濤不測恐
未易再建成效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
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於臺灣遠隔金廈

豈不受制於彼烏能久居哉守臺灣所以固澎
湖臺灣澎湖一守兼沿邊水師汛防嚴密各相
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况昔日鄭
逆所以得負抗逋誅者以臺灣為老巢以澎湖
為門戶四通八達游移肆虐任其所之我之舟
師往來有阻今地方既為我得在在官兵星羅
碁布風期順利片帆可至雖有奸萌不敢復發
臣業與部臣蘇拜撫臣金鉉等會議緣部臣撫
臣未履其地去留未決臣閱視周詳不敢遽議

輕棄伏思

聖主建極以來仁風遐揚威聲遠播四海賓貢萬國咸
寧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臣服以
斯方拓之土奚難設守以為東南數省之藩籬
且海氛既靖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
以之分防臺灣澎湖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
師副將一員陸師叅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水
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共計兵一萬名足以
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叅遊
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
為成例又地方初闢該地正賦雜餉殊宜蠲豁
見在一萬之兵食權行全給三年後開徵寓兵
於農亦能濟用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蓋籌天
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
四省之要害無論彼中耕種能資兵食固當議
留即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輓運亦斷斷乎其
不可棄去留之際利害攸係恐有知而不言如
我

朝兵力比於前代何等強盛當時封疆大臣無經國遠猷矢志圖賊狃於目前苟安為計畫遷五省邊地以避寇患致賊勢愈熾而生民顛沛往事不減禍延及今重遺朝廷宵旰之憂臣仰荷洪恩天高地厚行年六十有餘衰老浮生頻虞報稱末由熟審該地形勢不敢不言至於後來萬或滋蔓難圖竊恐責臣以緘默之罪臣又焉所自道是以敢於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

御覽二十三年九月以臺灣賦額壤地初闢宜沛自行詳細披陳外臺灣地圖一張附馬塘遞進

皇仁以廣治化前會疏未為盡善獨疏陳請言臣准兵部密咨為謹陳善後末議以贊一統無外之宏規事內開覆奉

聖旨臺灣應得錢糧數目若干白糖鹿皮可否興販著部臣蘇拜及督撫提再議該臣欽遵於本年七月十六日就廈門登舟乘南風而赴省城會議決月未得適合臣思漳泉為下游地方兼見在渡載

安設臺灣文武官員兵丁及班回征師臣與提
臣萬正色不便皆久住省城姑於八月十九日
乘北風由舟先回廈門料理其臺灣應得錢糧
數目及白糖鹿皮可否與販之處部臣及督撫
二臣復議明白至九月初八日移送會

題疏稿與臣畫

題矣然臣更有不得不披陳者臺灣沃野千里則
壤成賦因地為糧宜稱富足但僻處汪洋之中
化阻聲教彌山遍谷多屬土番雖知懷服習性

未馴射獵是事徵供無幾其安於耕桑可得按
戶而問賦者皆中國之人於數十年前生聚乎
其間及鄭逆擁眾盤踞兵即為農農即為兵兼
沿海數省地方人民有為所掠去者有趨而附
之者非習於漁則與為佃自臣去歲奉

旨蕩平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
者殆半人去業荒勢所必有今部臣蘇拜等所
議錢糧數目較偽藩鄭克塽所報之額相去不
遠在鄭逆當日僭稱一國自為一國之用度因

其人地。取其餉賦。未免加重。茲部臣等奉有再
議之

旨。不得。不以此數目議覆。臣竊見此地。自天地開闢。以
來。未入版圖。今其人民既歸。

天朝。均屬赤子。

聖主視民如傷。率土咸被。伏乞沛以格外之澤。減以應

需之賦。則恩出

朝廷。不在臣下。使海外諸國。既懾

天威。益慕

聖德。且鄭逆向時所徵者時銀。今之所定者紋銀。紋之
與時。更有加等。劉國軒馮錫范。見在京師。

勅部一詢。即知彼遐陬初化之人。原非孝子順孫。萬一
以煩重為苦。輸將不前。保無釀成地方之禍。至
於動兵。為費更甚。何惜減此一二萬之錢糧哉。
且臣前議。宜守此土者。非因其地可以加賦。蓋
熟察該地。屬在東南險遠海外之區。關係數省
地方安危。既設官分治。撥兵汛防。則善後之計。
宜加周詳。今所調守兵一萬。乃就閩省經制水

陸兵丁六萬五千七百五十名數內。抽調前去。兵無廣額。餉無加增。就此議定。錢糧數目。蠲減於寇虐之後。使有司得以仰體。

聖主德意。留心安集。至數年後。人戶咸繁。田疇既易。賦

稅自充。斯時有增無減。豈待按數而徵哉。至於興販東洋白糖一項。歲定二萬石。不足之數。聽其在本省之內採買。夫本省之去臺灣。已隔兩重汪洋。以臺灣所產白糖。配臺灣興販船數。固為安便。若就本省湊買白糖。涉重洋而至臺灣。

方興販東洋。則今四方蕩定。六合為一。在臺灣可以興販東洋。豈本省不可興販。必藉臺灣之名。買白糖赴彼哉。此皆部臣蘇拜等。慮彼中之錢糧不敷。婉為籌度。可知臺灣錢糧。一時未能裕足。然在部臣及督撫二臣。未至其地。不知情形。雖留心區畫。難以曲盡。以臣躬親履勘。民風土俗。安危利害。無不詳悉。荷

恩深重。故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聖祖可其奏。乃減舊額賦十之四。時海禁初開。洋船出

聖主深念海宇既靖。生靈塗炭多年。故大開四省海禁。特設關差定稅。聽商民貿捕。羣生感霑澤之均。沾。對不。海禁。國家獲泉流之至計。實冠從古帝王之丕謨矣。顧臣思之前因海禁森嚴。隄防易於畫一。茲海禁既展。沿海內外多造船隻。飄洋貿易。捕採紛紛。往來難以計算。水師汛防無從稽察。竊見在昔明朝濱海奸徒。出沒糾紛。肆害延至我朝。雖朝定鼎四十餘年。江浙閩粵數省。民靡有寧。今德威遠播。四海歸心。惟南之東埔寨。尚有偽鎮楊彥迪。餘孽黃進。聚艘百餘。北之浙江烏洋。尚有房錫鵬。殘黨及撫而復叛之劉會。集十餘艘。遊移海洋。邇來貿易船。給關臣照票。採捕船。給道府縣由單。叢雜無統。數省內地積年貧窮。游手奸宄。實繁有徒。乘此開海。公行出入汛口。若嚴於盤

聖主深念海宇既靖。生靈塗炭多年。故大開四省海禁。特設關差定稅。聽商民貿捕。羣生感霑澤之均。沾。對不。海禁。國家獲泉流之至計。實冠從古帝王之丕謨矣。顧臣思之前因海禁森嚴。隄防易於畫一。茲海禁既展。沿海內外多造船隻。飄洋貿易。捕採紛紛。往來難以計算。水師汛防無從稽察。竊見在昔明朝濱海奸徒。出沒糾紛。肆害延至我朝。雖朝定鼎四十餘年。江浙閩粵數省。民靡有寧。今德威遠播。四海歸心。惟南之東埔寨。尚有偽鎮楊彥迪。餘孽黃進。聚艘百餘。北之浙江烏洋。尚有房錫鵬。殘黨及撫而復叛之劉會。集十餘艘。遊移海洋。邇來貿易船。給關臣照票。採捕船。給道府縣由單。叢雜無統。數省內地積年貧窮。游手奸宄。實繁有徒。乘此開海。公行出入汛口。若嚴於盤

實繁有徒。乘此開海。公行出入汛口。若嚴於盤

旨難阻。之罪相加。如不加詰問。恐至海外結黨釀禍。現

准浙江撫臣趙士麟咨稱。閩省漁船越境荼毒漁民。亟宜禁止等語。臣以為展禁開海。固以恤民裕課。尤須審弊立規。以垂永久。今販洋貿易船隻。無分大小。絡繹而發。資本有限。餉稅無幾。不惟取外域輕慢。且藉公行私。多載人民。深有可慮。近者臣在省城會議。據中軍叅將張旺報稱。船戶劉仕明。趕繒船一隻。給官票出口。往呂

宋經紀。其船甚小。載貨無多。附搭人數。共一百三十三名。臣據報即查。而該船已開去矣。一船如此。餘槩可知。夫臺灣難民尚荷

朝廷德意。移入內地安插。今內地之人。反聽其相引而之外國。殊非善固邦本之法。竊觀外國進貢之船。人數來往有限。且不肯遺留一人在我中土。更考前代以來。備防外國。甚為嚴密。今雖許其貿易。亦須有制。不可過縱。臣愚以為飄洋貿易一項。當行知督撫督提諸臣。各將通省內。凡可

與販外國港門。議定上大洋船隻數。官民有身家。不至生奸者。或一人自造一船。或數人合造一船。聽四方客商貨物附搭。庶人數少而資本多。餉稅有徵稽查尤易。外國見我制度慎密。自生畏服。其欲赴南北各省貿易。併採捕漁船。亦設法畫定。互察良規。以杜泛逸海外。則民可以遂其生。

國可以佐其用。而禍患無自而萌。疆圉永以寧謐。苟視為已安。已治。無事防範。竊恐前此海疆之

患。復見不遠。兼以水師船隻。刻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自征勦。及渡載。投誠偽官兵。眷口難民。之後。多屬朽壞。擱泊窮弁。不能整葺。請修猶遲。時日。而沿海新造。貨捕之船。皆輕快牢固。礮械全備。倍於戰艦。倘或奸徒竊發。藉其舟楫。攘其資本。恐致蔓延。蓋天下東南之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地之為患。有形。易於消弭。海外之藏奸。莫測。當思杜漸。更臺灣澎湖新闢。遠隔汪洋。設有奸宄。生心突犯。雖有鎮營官兵汛守。間或阻

截。往來聲息難通。為患不可言矣。彼時復行禁止貿捕。固有負重。國家子養億兆之德意。將東南環海地方。不又仰

宸

衷。顧慮哉。蓋自我

朝御極以來。凡有搜化精騎一到。率土咸服。獨此海氛積年負抗。調發勞費。動闕億萬。未獲削平。

乾

斷航。勅甫爾蕩定。而四省開海船隻出入無禁。思患

預防。不可一日廢弛。臣謬膺職任。在閩言閩。當此未然。深知情弊。鯁鯁上陳。使臣年力方壯。

聖

主不以臣為駕駘。尚可竭蹶綢繆。惟年已六十有五。

衰老漸及。意在乞休。故不能緘默。而言人之所不敢言者。時又議徙新附人民。分置外省。琅力保其必無後患。請置本省。不避謗。亦不市恩。凡前後入告諸疏。公忠剴切。上動

天

聽。並如所奏施行。二十七年朝京師。

聖

祖命宗室諸大臣。設供帳郊迎。比謁

見於暢春苑。器大自給。躬親並山。臨
溫音慰勞。厚賜以歸。三十二年。復入覲。時年七十餘。步

履稍艱。

聖祖命侍臣扶拜賜坐。因奏臣衰老。請解海疆重任。入
聖祖溫諭再三。謂朕用汝心不在手足。比歸。賞賚益厚。

又三載。以病卒於官。年七十有六。時康熙三十

聖祖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也。遺疏至。年六十餘。是

聖祖震悼。由太子少保加贈太子少傅。予祭葬。加祭二
次。謚襄壯。卒之日。閩中紳士軍民皆巷哭。羣立

祠。歲時祀之。琅容貌魁偉。沉毅有謀畧。用兵持
重。計出萬全。所見既定。衆咻不撓。故戰無不克。
而終以不殺為念。嘗著五花陣法。指授諸將。至
今傳習。子八人。世綸見名宦名臣傳。季世范襲
侯爵。從遺疏也。

施世驃。字文逸。靖海侯琅第六子。年十六。隨父

操練舟師。督領哨船。瞭探沿海。著有勞績。康熙

二十二年。委守備。六月。從征澎湖。平臺灣有功。

授左都督階。三十一年。任山東濟南城守。恭將。

時琅入覲。過之。見其部伍嚴肅。曰。得吾法矣。三十四年。平定。六月。討。平。臺。魯。南。江。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世驃到。奏請從軍。効力。帶領兵馬錢糧。至第六臺奎素地方。時噶爾丹已遁走。四月十五日。召赴

御營。賜蟒服。令率兵隨平北大將軍馬思喀。追擊噶爾丹賊兵。至四十三臺。直抵恭噶喇兔。先是。有旨。追至巴顏烏蘭乃止。五月十四日。至其地。乃回師。會連丁內外憂。乞假喪葬。三十七年。陞臨清副將。

在任三載。陞浙江定海總兵官。定海係浙洋北戶。時海氛平靖。已二十年。世驃恐其日久備弛。乃親率弁兵。至沈家門。演水操法。先用小舟。教以進退攻擊之方。然後用大舟。至外洋。旗鼓號令。分行前進。越數歲。將士皆習熟水戰。四十五年。海賊江崙。剽掠洋面。世驃率舟師揚帆而出。遇諸北洋。賊死命拒戰。世驃家將奮躍先登。賊舟。衆軍畢登。斬江崙於舟中。擒其黨。又遣兵乘商舶。以餌賊。賊追至。旗揭鼓鳴。賊大駭。遂盡俘。

之。自是賊兵莫敢犯定海界。明年大賊盡剽
聖祖南巡。親詢其事。嘉歎再三。冊中辭其黨。又勳兵來
特賜戴孔雀翎。比於親侍。先是四十二年。軍政自陳。奉
旨。有實心任事。和輯兵民。居官甚優之獎。至四十六年。
復自陳。奉

旨。施世驃擢用總兵。實心任事。訓練軍伍。安輯海疆。深
為可嘉。著照舊供職。是歲丁生母憂。疏請終制。世驃
聖祖以海疆重地。慰留焉。四十七年三月。陞廣東提督。
粵中山海。多為盜藪。世驃至。親率步騎巡察。搜

邏。捕獲甚衆。南澳守備潘成龍。追賊被害。守吏
捕風捉影。株累平民。世驃獲真盜。誣者得釋。總
督趙弘燦。遣叅將李世邦。捕賊於英德。賊據險
力拒。世驃遣遊擊徐進才。覓山徑。從後躡之。盡
殲其衆。韶人以寧。五十一年九月。調福建水師
提督。即世驃父舊治也。其約束士卒。操練舟師。
一以其父為法。於是選拔精銳。增造器械。澎湖
臺灣兩處戰船。各編字號。濱海要地。添築礮臺。
建營房。措置周密。時海禁方嚴。疏請前去之人。

得附回舟。及番舶以返。於是獲歸者數千人。六十年夏四月。臺灣奸人朱一貴。妄稱明裔。招集無賴。乘間大譁。潮人杜君美。亦率潮之流民。以倡亂。殺總兵官。遂據府城。建偽號。世驃聞警。即率兵星赴澎湖。扼抗以待。盡出家貲賞士卒。召募敢死者。船隻器械分配已定。衆議欲三路進兵。世驃力持不可。謂南路在臺灣正南。此時南風正盛。不可泊。北路之清風隙。去府百餘里。輓餉維艱。賊兵盡在中路。度其嘯聚。烏合之衆。非

官兵敵也。直擣鹿耳門。破之必矣。初世驃父琅。功德在閩。澎湖人廟祀之。於是告於琅之廟。禱牙祭海。載旆東帆。六月抵澎湖營。新城。日遣小舟巡邏。獲一舟。有陷賊把總吳良。及賊將劉好。稱逃歸。且願齎檄招賊。世驃知其偽。醉而誘之。言果覘者。時淡水一營。尚未陷賊。守備陳策。孤軍自守。亟遣兵往助之。壬寅。大軍自澎湖進發。先遣兩小舟。潛至南北港。樹青白兩旗為標識。命守備林亮等為左先鋒。遊擊林秀等為右先

鋒俱以勁兵相續而進。世驃自將當其中。帆檣蔽海。向臺灣進發。波恬浪靜。如涉平川。丙午抵鹿耳門外洋。賊屯聚礮臺。據險拒守。左右先鋒見南北港內。兩旗已豎。直趨競進。南灣總兵官藍廷珍繼之。礮中其火藥器。火大發。賊遁鹿耳門。故有海沙橫亘。大舟不能過。是日海水忽平漲八尺。世驃督大小船。越沙而入。乘勝追逐。焚殺賊舟無算。遂復安平鎮。是日大軍泊港內。丁未。賊衆四千犯安平。林秀等禦之於_二鯤身。世

驃親駕輕舟。率諸將傍岸橫擊。大敗之。己酉。復有賊八千來犯。叅將王萬化擊却之。庚戌。遣林亮等率兵由西港進。藍廷珍王萬化繼之。別遣遊擊朱文謝希賢等。由鹽埕大井頭諸路進。林秀及左都督林崇。由七鯤身衝瀨口。並指府城。世驃自領大軍。長驅直入。三面夾攻。水陸交戰。賊衆大潰。一貴遁走北路。遂復府治。西港之兵破賊五千於蘇厝甲。會軍城下。安撫居民。拜疏

聖祖大悅。御批捷疏云。據奏。總督滿保。提督施世驃。調遣官兵。施世驃親身數次。大敗賊衆。攻取鹿耳門。安平鎮。七日內。即克復臺灣府。可嘉。總督提督以下。在事官兵。着議叙具奏。守備陳策。擒殺作亂奸民范景文。鼓勵平民為兵。協力堅守淡水營。又同大兵進勦。殊屬可嘉。陳策着從優加為左都督。補授臺灣總兵官。與伊同事官兵。從優議叙具奏。該部知道。時朱一貴衆尚數千。經林秀等追殺。逃匿荒野。臺灣南北兩路地方。距府遙遠。餘賊未平。乃遣叅將林

政王萬化等。平定南路。收復鳳山。遣遊擊朱文謝希賢等。直趨北路。收復諸羅。先是世驃未入臺之前。南路賊徒與住臺耕種粵民構難。於六月十九日。在鳳山縣屬之漫漫庄。被粵民殺敗。至是官軍繼至。乘勝追捕。賊目顏子京。鄭廷瑞。俱就擒戮。餘夥皆逃散。其北路賊徒。於六月二十八日。在大穆降地方。遇官兵截殺。死傷甚多。餘衆悉降。惟朱一貴及頭目數人。尚未就戮。世驃嚴令各官兵。分道巡捕。一面懸賞。傳諭鄉民。

誘擒解報。閏六月初七日。總督滿保。委興泉道副使陶範齋奉

上諭。撫戢臺灣衆民。謄黃到臺。初八日。世驃遣官齋往

招撫。是早諸羅縣屬之溝尾庄。賊黨楊旭。即繫

朱一貴。及張阿山。翁飛虎。王玉全。以獻。諸賊渠

俱以次就擒。世驃奏言。

恩綸齋到之日。遣元兇。獲之時。

皇仁昭布。海表蕩平。除將朱一貴等。遣官兵解送督臣

審究外。將奉到

聖諭。及擒獲賊首日期。與南北兩路情形具奏。二十五

日奉

旨。克復臺灣。議叙在事官兵。已有旨了。覽奏。施世驃克

復臺灣府治之後。分遣官兵。前往南北兩路。殲滅寇

賊。諭旨到日。擒獲賊首朱一貴。餘夥。或撫或勦。居民

歡欣復業。海表清晏。知道了。該部知道。

特賜東珠帽。五爪龍袍。四團龍褂。馳疏者三人。俱授把

總。銀各五十兩。臺灣平後。營成空闕。世驃分遣

行間諸將。措置各營事。分兵汛守。宣播

朝廷德意。蠲除弊政。臺人歌舞相慶。更生世驃。自行
師以來。未嘗一夕安寢。八月甲戌。夜二鼓。暴風
驟起。猛雨。揭瓦飛幕。海中之舟。悉飄上岸。世驃終夜
露立。風雨中。以鎮軍心。拜跪泥濘。為民請命。黎
庶。備明風雨乃止。自是得疾。頭痛不可忍。漸至氣虛
痰喘。九月癸卯。卒於軍。兵民號慟如失慈父。遺
聖祖軫悼。特諭該部。施世驃効力年久。勞績懋著。沿海
水師營務。極為諳練。簡任提督。整飭營伍。實心盡職。

當臺灣匪類竊發。即遣調官兵。親渡海洋。屢次大敗
賊眾。七日克復臺灣。擒獲賊首朱一貴等。俾地方寧
謐。克奏膚功。殊屬可嘉。海疆要地。正資料理。忽聞將
星隕落。臺灣朕心深為悼念。着給還所降之級。其加
官保賜卹之處。察例具奏。伊所借藩庫銀一萬兩。着
賞給。不必償還。將伊安葬福建。并伊妻子留住福建
之處。俱着照伊所請行。着遍諭督撫提鎮。該部知道。

六十一年

贈太子少保是年冬

